

二 也许是两句鬼诗

在说下去之先，我们不妨比较详细地谈一件怪事，这桩怪事几乎是同时在孟费郢发生的，并且和公安人员的推测不无暗合之处。

孟费郢地方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迷信，在巴黎附近，居然还有一种迷信，能够传遍一方，这事的奇离可贵，也正如在西伯利亚出现了沉香。我们是那种重视稀有植物状况的人。那么，我们来谈谈孟费郢的迷信。人们都相信，魔鬼远在无可稽考的年代，便已选定当地的森林作为他藏宝的地方。婆婆妈妈们还肯定说，天快黑时，在树林里那些空旷地方，时常会出现一个黑人，面貌象个车夫或樵夫，脚上穿双木鞋，身上穿套粗布褂裤，他的特点便是他不但不戴帽子，头上还有两只其大无比的角。这一特点确实可以说明他是什么^①。这人经常在地上挖洞。遇见了这种事的人，有三种应付办法。第一种，是走去找他谈话。你就会看见他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乡下人，他黑，是因为天黑，他并不挖什么洞，而是在割喂牛的草料，他有角，那也不过是因为他背上背着一把粪叉，从暮色中远远望去，那粪叉的齿就好象是从他头上长出来的。你回到家里，一个星期之内就得死。第二种办法，就是看住他，等他挖好洞掩上土走开以后，你再赶快跑去找他挖的坑，再把它掘开来，取出那黑人必然埋在那里的“宝”。那样做，一个月以内也得死。还有第三种办法，就是绝不和那黑人谈话，也绝不望他，而是连忙逃避。一年以内也得死。

^①法国俗传魔鬼头上有角。

那三种办法都有不妥当的地方，第二种比较有利，至少可以得宝，哪怕只活一个月也值得。因此那是被采用得最广的办法。有些胆大的汉子，要钱不要命，据说他们曾不止一次，并且有凭有据，确实重行挖开那黑人所挖的洞，发了些魔鬼财。收获据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至少，也该相信那种由来已久的传说，而且尤其应当相信一个叫做特里丰的诺曼底僧人针对这一问题用蛮族拉丁文写的两句费解的歪诗。这僧人懂些巫术，为人凶恶，死后葬在鲁昂附近波什维尔地方的圣乔治修道院，他坟上竟生了些癞虾蟆。

那些坑，经常是挖得很深的，大家费了无穷的力气，流着汗，去搜索，整夜工作，因为那种事总是晚上做的，衬衣汗湿，蜡烛点光，锄头挖缺，等到挖到坑底，“宝物”在握时，会发现什么呢？那魔鬼的宝藏是什么呢？是一个苏，有时是一个金币、一块石头、一具骷髅、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有时是个死人，一折四，就象公文包里的一张信纸，有时什么也没有。特里丰那两句歪诗所表达的和那些喜欢惹是生非的人的情形颇有些近似：

他在土坑里埋藏他的宝物，
古钱、银币、石块、尸首、塑像，空无所有。

到今天，据说有人还会找到一个火药瓶连带几粒子弹，有时也会找出一副满是油污颜色黄红的旧纸牌，那显然是魔鬼们玩过的。特里丰一点没有提到后来发现的那两种东西，因为他生在十二世纪，魔鬼们还不够聪明，不能在罗歇·培根^①以前发明火药，也不能在查理六世^②以前发明纸牌。

^①罗歇·培根（Roger Bacon），十三世纪英国僧人。

^②查理六世（Charles VI），十四世纪法王。

并且，如果有人拿了那种牌去赌博，他一定输到精光；至于那瓶里的火药，它的性能是把你的枪管炸在你脸上。

再说，公安人员怀疑过，那被释放了的苦役犯冉阿让，在他潜逃的那几天里，曾在孟费郢一带躲躲藏藏；过后不久，又有人注意到在同一个村子里，有个叫蒲辣秃柳儿的修路老工人，在那树林里也有些“行动”。那地方的人都说蒲辣秃柳儿坐过苦役牢，他在某些方面还受着警察的监视，由于他四处找不到工作，政府便贱价雇了他在加尼和拉尼间的那条便路上当路工。

那蒲辣秃柳儿是被当地人另眼相看的，他为人过于周到，过于谦卑，见了任何人都连忙脱帽，见了警察更一面哆嗦，一面送笑脸，有些人说他很可能和某些匪徒有联系，怀疑他一到傍晚便在一些树丛角落里打埋伏。他唯一的嗜好是醉酒。

一般人的传说是这样的：

近来蒲辣秃柳儿的铺石修路工作收工很早，他带着他的十字镐到树林里去了。有人在黄昏时遇见他在那些景荒凉的空地里，最深密的树丛里，好象在寻什么似的，有时也在地上挖洞。那些过路的婆婆妈妈们撞见了，还以为是撞见了巴力西卜^①，过后才认出是蒲辣秃柳儿，却仍旧放心不下。蒲辣秃柳儿好象也很不喜欢遇见那些过路人。他有意躲避，他显然有不可告人的隐衷。

^①巴力西卜 (Belzébuth)，又译“别西卜”，《圣经·马太福音》中之鬼王。

村子里有些人说：“很明显，魔鬼又出现过了。蒲辣秃柳儿看见了他，他在找。老实说，他要是能捉到个鬼王就算是了不起了。”一些没有定见的人还补充说：“不知道结果是蒲辣秃柳儿捉鬼，还是鬼捉蒲辣秃柳儿。”那些老太婆画了许多十字。

过些时候，蒲辣秃柳儿在那树林里的勾当停下来了，照旧规规矩矩做他的路工工作。大家也就谈旁的事情了。

有些人却仍在思前想后，认为那里面完全不是什么古代传说中的那种虚无缥缈的宝藏，而是一笔比鬼国银行钞票实在些、地道些的横财，那里面的秘密，一定还只被那路工发现一半。“心里最痒”的人是那小学老师和客店老板德纳第，那小学老师和任何人都有交情，对于蒲辣秃柳儿也不惜结为朋友。

“他坐过苦役牢吗？”德纳第常说，“哼！我的天主！谁也不知道今天有谁在坐牢，也没有人知道明天谁会去坐牢。”

有一天晚上，那小学老师肯定说要是在从前，官家早去调查过蒲辣秃柳儿在树林里做的那些事了，一定也向他了解过，必要时也许还要动刑，蒲辣秃柳儿大致也就供了，他决受不了，比方说，那种水刑。

“我们给他来一次酒刑。”德纳第说。

他们四个人一道，请那路工喝酒。蒲辣秃柳儿大喝了一阵，说话却不多。他以高超的艺术和老练的手法和他们周旋，既能象醉鬼那样开怀畅饮，也能象法官那样沉默寡言。可是德纳第和那小学老师一再提问，把他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几句费解的话前后连贯起来，紧紧向他追逼，他们认为已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

有一天早晨，蒲辣秃柳儿在拂晓时去上工，看见在树林的一角，一丛荆棘下面，有一把锹和一把镐，好象是别人藏在那里的。同时他想到很可能是那挑水工人西弗尔爷爷的锹和镐，也就不再细想了。可是在当天傍晚，他看见一个人从大路向那树林最密的地方走去，而他自己却不会被人家看见，因为有棵大树遮住了他，他发现“那完全不是个本乡人，并且还是他，蒲辣秃柳儿非常熟识的一个老相知”。据德纳第推测，“是个同坐苦役牢的伙伴了”。蒲辣秃柳儿坚决不肯说出那个人的姓名。那人当时掂着一包东西，方方的，象个大匣子，或是个小箱子。蒲辣秃柳儿颇为诧异。七八分钟过后，他才忽然想起要跟着那“老相知”去看看。但是已经太迟了，那老相知已走进枝叶茂密的地方，天也黑了，蒲辣秃柳儿没能跟上他。于是他决计守在树林外边窥察。“月亮上山了。”两三个钟头过后，蒲辣秃柳儿看见他那老相知又从树丛里出来，可是他现在掂的不是那只小箱，而是一把镐和一把锹。蒲辣秃柳儿让那老相知走了过去，并没有想到要去和他打交道，因为他心想那人的力气比他大三倍，还拿着镐，如果认出了他，并且发现自己已被人识破，就很可能揍死他。旧雨重逢竟如此倾心相待，真使人感叹。蒲辣秃柳儿又猛然想起早晨隐在那荆棘丛中的锹和镐，他跑去瞧瞧，可是锹不在，镐也不在了。他从而作出结论，认为他那老相知在走进树林以后，便用他那把镐挖了一个坑，把他那箱子埋了下去，又用锹填上土，掩了那坑。况且那箱子太小，装不了一个死人，那么它装的一定是钱了。因此，他要找。蒲辣秃柳儿已把整个树林都研究过，猜测过，搜索过，凡是有新近动土迹象的地方他都翻看过。毫无所得。

他什么也没有“逮住”。在孟费耶也就没有人再去想它了。不过还有几个诚实的老婆子

在说：“可以肯定，加尼的那个路工决不会无缘无故地费那么大劲，魔鬼是一定又来过了。”

youth整理校对



[返回上页](#)